



台灣鄉土長篇小說連載 (180)

# 東史補記

陳雷

二社反, thài tiau-á 事件了, 知縣kap南路理蕃同知想講chit個二社人siu' ché, 若是koh反, 山內無兵, phai' 收台。Tò ká總簽首講: 「你按呢生按呢生, 山內才會安定。」所以總簽首交代呂大宋, 你按呢生按呢生, 山內才會安定。

呂大宋問雷朗, 社裡si lóng 總幾個? 雷朗講: 「勇壯h a h 無二十人。」叫頭山加愛來講: 「頂山山番攻咱二社thài人, chit-má á 護社。」T i 山內前後設二個隘口, 這官廳叫作官隘。一個隘口設四、五個勇壯丁了丁了, lóng 叫láu-á 隘長, 兼有láu-á 羅漢圖作丁來門關, 一來監視番丁, koh來控制番社。Tò是按呢, 內里社查甫人失去一半, 社裡si頭人作, 欠欠人拍著掠魚討生。Chhun é 查某人, gin-á 以早食穿tak項有, soah' 可憐有時iau-gô 食bê 飽。又koh社裡欠勇壯查甫人, 查某人無會合生, 欠來社裡人嘴裏sap, 漸漸一直去, 這官廳總簽首一枝技頂了, 按呢靜悄悄磨死, 番戰事, 也無感度, 無人看會出來。

內里thò 呂大宋凌治五、六多, 社裡é 查某人願在伊愛tò 份。Ták 各總簽首生日, lóng úi 社裡強制交一大拍麻、鹿脯、鹿皮kap 竹, 送去作生日。

過來換一個通事劉清, m á 是全款狗去換豬來。Hit時鴉片戰爭pu-chiah 過後, 官廳交結英國番進口鴉片, 偷運大樟樟腦出口, 真che 騙丁深山內chhò 樟 hō 山番thài, 無人敢入山。官廳命令通事, 聯合烏山嶺五社, 發動戰事刺(cháu) 番。結局山番kap五社戰事, 死是ché 人, 加愛著箭死。用番thài 番, 這官廳總簽首二枝殺刀, 加愛死, 通事派加愛 kia' 單屯作通事。單屯20歲, kap 老pé 全款, 勇壯gáu 打砲。Chit個以後, 社頭lóng 是通事指定, 無koh úi 社裡大家選。通事權利大, hoah 生hoah 死, 一直到1886年廢通事, 改社裡家已人作通事, 按呢chit尾二百年食番é 惡蛇才除掉。

不過hit 個進前番社已經簽s a p, 內里社現社chhun 無三十人, 老é kha h ché, 勇壯kha h á。He 地欠人作, 無夠食食, 無法度, 開放láu-á 來鑿作。按呢內里社kap烏山嶺番社漸漸láu-á 來ché, 社裡人愛láu-á 風俗, 也學láu-á 話, 漸漸變作láu-á 樣去。後來láu-á 皇帝賞賜賜姓, 社裡人戶lóng 改漢姓。社頭單屯照漢話土日(d o m o k) 賜姓穆(bok), 叫作穆單屯。單屯死了後, 伊é 後生繼續作社頭, 叫作穆日社。雷朗chit家, 因為bat kap 通事作過代話, óa 話通事(dongso) 賜姓朱。大約二十外冬後, 內里社事件時, 朱雲遷離, 路裡死, 朱雲遷過橋梓仙溪來到頂埔社, chit 二個姓朱é 姊妹也tò 是雷朗é 查某孫後代。Chhun é 社裡人戶有姓潘、姓李é、姓卓é... T i 1870馬雅各(James Maxwell) 醫生訪問內里社時, lóng 已經用漢名「新君」、「阿段」...來介紹相叫, 會喚講láu-á 話。

Hit個二年前馬雅各第一回來內里社, kap 社裡é 人shu 講, 講上帝é 道理。Hit時長老阿段著裝à 真厲害, 馬雅各用藥hō伊食。He 藥khu-i (Quinin) 苦, 食落去熱tò 退。阿段kap 馬雅各作朋友, ká 社裡人講信耶穌會得救, 馬雅各會記得伊, beh koh 來看伊。

社裡人看馬雅各kap 朋友來, lóng 歡喜團來叫「朋友」(peng-gan), tō 是平安é 意思。He gin-á 相爭來gū'伊kap 朋友Thong-sun (Thomson) é 手。目tā 牽手圍thé 水薰hō in shun。Thong-sun suh 洋藥, 社裡人nā 看過, 好(hō' hñiān)也thé伊é 藥來suh, 一個傳一個, 一人suh一嘴, 有é 要頭, 有é 結面, chhun 一節黨尾koh thè 來還Thong-sun。圓la 教Thong-sun suh 水薰, Thong-sun beh 水, 水suh 入去嘴內, 苦tam-tam 吞吞落去, pé 起來跳, 大家hā-hā 笑。(待續)

## 怪 sū-sū

Voyu Taokara Lâu

Cha-pō gin-á 穿短衫短褲做頭前chóng-入來, 褲是烏kap白kau-chhap é 花草, chíng-á 是紅, é, hit-lo 紅, 是過年phā teh nié lui é lok-á 色水, 真hiá' 日ú-leh。

I chōng 去kah 他雞蛋糕冰櫃頭前, 手kī, leh kī, leh, 用北話hiám 講: 「我beh 食ché! 我beh 食ché!」腔口怪怪: m-koh 嚙出來是moh 位腔口。

In afi hō 來到位, súi 出chhui 卡 tòng, 「食飽飽 chiah é-sú 食!」

Gin-á 無chhapin 母-à, 無張é 來坐ti khau-tah 頭前我chū 桌。

「Chó sí só-moh?」(這是什麼?) Gin-á 手我已經mā 在ka-piau-前-我。

「Ka-pi-á!」我sūi kaim, gin-á 叫聽雷, he 表情bē-sū 語chit-pit 台灣講著台灣話, ichhui 手ha-ha 出聲: 「Hā?」

「Che ka-pi-á!」我面á 笑笑, 猶原好禮kā in。我想, 若chūn i kah 大漢-淡漢-薄à, kiám-chhiá é 想講去tú 著「怪sū-sū」, 有影我查真像, 對人無所求時, 全無按算chhō 放棄我講我ka-ti 語詞, 對gin-á koh-kha h é an-ne, 對ka-ti é cha-bó-kiá' koh-kha h 在水tòh an-ne。

# 台灣é 熱天

For-Khahkhuh

梅雨雨落煞, 五日節過, 台灣熱天é 日頭時時懸懸, 無風細膩矣。青龍龍é 樹木花草, 五日頭照甲葉枝伸長長, 相爭展伊花紅綠綠本領, 熱天搖滾滾代理人一揮, 閣散竹五日節進前, 開伊洗伊洗明, 薄翅, 一四界叫喚講-熱天到矣。光映映日頭照著所在, 伊, 無所不在; 日頭曝快著, 所在, 伊嘛拚放送。

自細來, 滯住基隆獅球砲發, 學校歇熱時, 亦毋驚日頭炎甲會擊人, 明是予序大人罵, 嘛係因仔伴規工總撥撥赤赤放頂山頂山頂起鬧鬧, 四界地拋走。

逐家上興é, 是俄黏黏膠、竹枝, 絞膠, 叫聲「聽聲辨位」, 竹樹枝枝日珠金金相, 毋道竹相者, 叨感感, 叨感感, 叨感感, 人快使出聲, 毋道子響響響著, 家已嘛嘛嘖嘖氣; 長長é 竹枝 h á 懸入去樹仔縫, 欲很著時, 竹枝尾緊 tūh 落去。若黏著, 叨感感, 叨感感, 叨感感, 若無, 叨感感, 叨感感, 叨感感。

Ha'h 人é 日頭陷山, 猶聞光映映欲暗仔, 大人叨感感身軀, 因仔緊去洗身軀, 通好食飯。洗過身軀, 滑滑 u-u, 電風吹咧, 涼涼芳芳, 這陣食é 暗頓, 上輕鬆上門口, 倍倍邊邊, 因仔件, 朋朋講講, 逐家碗內有當著時, 菜瓜、麵子、番薯、滯基隆食較。

聯考較公佈了, 阮老父子但講一句話-「你一年é 時間重考, 考無聊誠無聊」, 無一點子責備é 意思。他哉三專有考, 若無, 彼年é 熱天, 無知影欲怎過。

熱天é 果子子, 我上興食龍眼恰恰仔。會記得仔淡水讀閣歇熱時, 捌去台南佳里同學院院院。同學語語是明批, 飼料, 伊嘛細明出去送貨。荷明細é 台-thoa-la-kuh(卡車) 頂懸, 伸手叨換會著田岸、路邊, 予赤赤é 日頭曝甲欲出tō 龍眼。

前幾年, 我捌朋友來若台車, 唯新登出pēch 起咧關了, 閣地過仙公廟, 坡頭山, 經過曾文水庫, 唯



## 《綠色短評》

### 已經m 是單純é 「屁」!

有一陣人真奇怪, 無人問m 啥物大名, in 家已土土用個爛爛排一字「屁」字, 寫hō tōh, 互人想講 in 名叫做「屁」。

屁, 是ú 體內放出來, 本身並m 是多物, 有人講, 身體健康é 人kha 會放屁。屁, 有時忍bē tiáu, 咱台灣俗語話講: 「放屁腹內, m 驚大伯及叔公。」意思是講無人會hō kāng, 總是é 公共場所烏白放屁, 放到大細聲, 對放屁人來講有可能真爽, 但是伊 身體邊人加感會目結結起來。若是放é 屁有臭味, 人一定ú 他臭鼻是走kha 聞一下, 我驚你, 我討厭你, 我聞你, 按呢會使 bō? 有人kha h, 會大聲罵講: 欲放臭屁, 去風尾! 所以, kha h 有禮貌人無小心心, é 面前放屁, 誰會ka 逐家會失禮。那有人be 見笑, 屁放到hiah 大聲, koh 激一個「聖人」é 鬼。

Hit陣陣與尼人講, in é 動作會互阿扁總統讀tòh 深刻印象。若是單單欲互人留tòh 深刻印象, 並m 是特別困難, 你若攏mā 穿衫褲去大馬路走一走, 一定會互人留tòh 深刻印象, 問題是chit é 深刻印象是好抑是bā-é?

九月初九時, chit 陣人ti 總統府前前é 頭邊格閣大道頂面集會, 家已講用三十萬枝紅蠟燭排一字「屁」字, k o h 點火, 咱台灣人講ti 號叫作「臭

會著, 較軟, 小管子恰似赤赤細尾魚仔。我閣捌行高中同學慶慶值khōng' 仔(貢寮) é 厝裡, 食著海鹽煎煎。叨咧興食, 閣海鹽煎煎, 嘛是洗過身軀, 欲暗仔, 海風吹來鹹鹹海海水味, 透透冷冷咧咧海鹽味, 到今, 猶聞叨咧咧海鹽味、鼻孔恰聞閣波波浪浪翻翻底。

讀閣歇熱時陣, 同學上愛相陪去海邊仔, 想嘛嘛通仔現身軀, 鴨子烏金仔烏金, 才有一查個車。毋過, 定定等車, 時叨看著天那鳥, 上車無外兀落西北雨。

彼當陣無人咧著游泳, 攏嘛一領短褲一規陣陣, 浪浪轉來。講講奇怪, 坐甲規公車, 恰看浪浪, 通仔恰車嘛那無看者, 攏無講按怎。

高中3 年, 混沌混沌, 散散進進, 毋才行台北醫學院過4 é 日子。欲聯考進前2、3個月, 領頭仔生「皮蛇」一神經網炎, é 帶口包疹-台灣民衆é 講法, 講生講生明位, 若攏一載叨無命矣。挂開始, 生、2 粒細細粒粒, 講講是熱天赤赤, 閣讀閣讀三更半夜無眠, 生痲子é 款, 扒扒兀兀, 無愛插伊, 熱熱炎愈, 愈愈炎來, 便若早去診所, 叨了, 叨起愛聞, 規下嘴嘴明眼, 一翻, 關甲考試彼工。考試彼工, 領頭仔嘛攏閣包藥。

聯考較公佈了, 阮老父子但講一句話-「你一年é 時間重考, 考無聊誠無聊」, 無一點子責備é 意思。他哉三專有考, 若無, 彼年é 熱天, 無知影欲怎過。

熱天é 果子子, 我上興食龍眼恰恰仔。會記得仔淡水讀閣歇熱時, 捌去台南佳里同學院院院。同學語語是明批, 飼料, 伊嘛細明出去送貨。荷明細é 台-thoa-la-kuh(卡車) 頂懸, 伸手叨換會著田岸、路邊, 予赤赤é 日頭曝甲欲出tō 龍眼。

前幾年, 我捌朋友來若台車, 唯新登出pēch 起咧關了, 閣地過仙公廟, 坡頭山, 經過曾文水庫, 唯

福玉, 玉井到左邊, 規路看者, 是規山坪日頭光映映(kk) 白袋仔袋仔樣。

退伍了到結婚前幾年, 我獨身子閣無女朋友, 是我獨hip 相é 清閒日子。我hip 相, 上愛天頂頂日頭赤赤é 天氣, 清氣é 日頭光下, 清明景致, 予我nā 入去飽飽, 恰光景é 變化內底。日頭愈懸人, 我愈興, 顛倒驚日頭去走走, 如是日頭愈來愈chhiá, 予反黃去。

當年, 猶聞無舍人知曉台南白河, 荷花田, 熱天é 台北植物園, 規片é 荷花, sia' 四界愛hip 荷花é 攝影者, 我嘛捌幾人透早5、6點去去相。熱天透早, 清清涼涼閣閣著露水é 空氣, chhiá-chhiá, 小可帶露, 清清é 日頭光, 實在是hip 花草é 相。哪會知影, 一幹入去荷花田, 干干看者規池子邊, 早叨好一支一支荷花, 二腳架, 閣有人幫竹仔擺擺勿愛予入鏡頭, é 花蕊枝葉, 有是幫噴水罐子, 共捧好角度é 葉子露水珠。我揣無通子取景, 家已所在, 自按呢, 四腳轉轉, 轉轉看看, 轉去別位hip 矣。

廣告, 我毋捌透早去植物園é 荷花田hip 相。我行廣告公司食講, é 時陣, 猶快週休2 日, 若到拜6, 我叨嘛整整, kha-me 揸揸去上班。一下班叨公車坐, 趕去植物園圍圍荷花池邊仔, 勻勻子揣入鏡頭角度。到今, 有幾張張是經典é 荷花相, 是彼陣透中畫, 仔大日頭下, 曝甲現身軀, 閣閣無食hip é。想快到赤赤é 我揣無通子取景, 家已所在, 自按呢, 四腳轉轉, 轉轉看看, 轉去別位hip 矣。

1981 年é 熱天畢業, 離開淡水了, 才開始數念淡水。仔外島金門做兵, é 時陣, 是靠數念淡水é 學生生活渡過, 退伍了, 叨真轉去行路, hip 相。仔淡水相, 智智上深, 顛倒我是我癡癡, 看山山淡水水, 景。有一年熱天, 仔淡水街仔那行那, hip 相, 行到阮學校後台埔下, 遠遠, 看一陣學生仔仔一查查, 對飽台埔, é 時陣, 光映映日頭光, 仔歷史, 峯峯碑仔紅, é 毛毯毛毯, 唯規排翠翠大樹仔, 縫縫, 有講有笑, 假明明跳舞。袂, 規個熱天é 熱情, 予我哀哀來來; 熱天青春, 自由é 空氣, 慈慈é 純真笑容, 飛過淡水山山水, 嘛轉去我少年時。

鳳凰花開é 熱天, 是學生仔仔自學校畢業, 恰同學離別日子, 嘛正好是學生仔仔歇熱é 暑假。其實, 熱天é 日頭恰大自然生不息, 學生仔仔展現青春活力, 早叨掩過個別é 傷感。

台灣é 熱天, 自日到日, 赤赤é 人, 會凍子人閣, 是下埔é 西北雨, 叨, 風風前後風颯。

特別是風風é 欲暗仔, 轉溫和é 日頭光, nāng 過, 著相仔色, 快輪金箔é 雲彩, 予熱人é 前氣, 恰情緒, 有欲清明, 叨陣。

是講, 風風é 恬靜, 天色幻化無常; 欣賞風颯天, 天色幻化, 內心一嘛矛盾無常。

對chit 陣人來講, 敬有爽? 當然有爽, 因為m 懶, 怨怨é 化作一陣風放出來。

彼m 集會解散了, 環保局人牛取去掛掃, 因為現場無無, 歸土膠é 糞, 環保局除了收三萬箱保證金以外, m 依法開出五張罰單, 總額六千, hia é 膠油及熔掉tō 仔流到滿土膠, 清潔隊員用掃、掃, 用高壓水沖洗, 沖洗bē 起來, 用huh é, mā 吐bē 落。無法度, 牛取三點鐘時決定, 決定攏攏tō 仔, tama 膠路總管, 控有三公分深, 再koh 重鋪é tama 膠去。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講, 若無按呢, 車駛ti 頭, 會滑倒去真危險, 會出車。為考慮iōh 第二早起正, 車輛, 二十個人, 用十八台機車, 用 tama 膠及幼石子重新鋪七百坪é 路面, 估計差不多開新台階四、五十。

台灣有一個謎語: 「有聲無影, 有味素無臉chhiá。」he 是啥? 你當然會嘴oh 是「屁」。Chit 謎 hit 陣人ti 總統府前前, 家已報名是「屁」, 但是, 伊不但是一陣風, 猶留一堆垃圾物土膠, iōh 愛人ka 整理, 我看, 已經m 是單純é 屁。Tōh 愛人ka 捉住, é 是啥?

福玉, 玉井到左邊, 規路看者, 是規山坪日頭光映映(kk) 白袋仔袋仔樣。

退伍了到結婚前幾年, 我獨身子閣無女朋友, 是我獨hip 相é 清閒日子。我hip 相, 上愛天頂頂日頭赤赤é 天氣, 清氣é 日頭光下, 清明景致, 予我nā 入去飽飽, 恰光景é 變化內底。日頭愈懸人, 我愈興, 顛倒驚日頭去走走, 如是日頭愈來愈chhiá, 予反黃去。

當年, 猶聞無舍人知曉台南白河, 荷花田, 熱天é 台北植物園, 規片é 荷花, sia' 四界愛hip 荷花é 攝影者, 我嘛捌幾人透早5、6點去去相。熱天透早, 清清涼涼閣閣著露水é 空氣, chhiá-chhiá, 小可帶露, 清清é 日頭光, 實在是hip 花草é 相。哪會知影, 一幹入去荷花田, 干干看者規池子邊, 早叨好一支一支荷花, 二腳架, 閣有人幫竹仔擺擺勿愛予入鏡頭, é 花蕊枝葉, 有是幫噴水罐子, 共捧好角度é 葉子露水珠。我揣無通子取景, 家已所在, 自按呢, 四腳轉轉, 轉轉看看, 轉去別位hip 矣。

廣告, 我毋捌透早去植物園é 荷花田hip 相。我行廣告公司食講, é 時陣, 猶快週休2 日, 若到拜6, 我叨嘛整整, kha-me 揸揸去上班。一下班叨公車坐, 趕去植物園圍圍荷花池邊仔, 勻勻子揣入鏡頭角度。到今, 有幾張張是經典é 荷花相, 是彼陣透中畫, 仔大日頭下, 曝甲現身軀, 閣閣無食hip é。想快到赤赤é 我揣無通子取景, 家已所在, 自按呢, 四腳轉轉, 轉轉看看, 轉去別位hip 矣。

1981 年é 熱天畢業, 離開淡水了, 才開始數念淡水。仔外島金門做兵, é 時陣, 是靠數念淡水é 學生生活渡過, 退伍了, 叨真轉去行路, hip 相。仔淡水相, 智智上深, 顛倒我是我癡癡, 看山山淡水水, 景。有一年熱天, 仔淡水街仔那行那, hip 相, 行到阮學校後台埔下, 遠遠, 看一陣學生仔仔一查查, 對飽台埔, é 時陣, 光映映日頭光, 仔歷史, 峯峯碑仔紅, é 毛毯毛毯, 唯規排翠翠大樹仔, 縫縫, 有講有笑, 假明明跳舞。袂, 規個熱天é 熱情, 予我哀哀來來; 熱天青春, 自由é 空氣, 慈慈é 純真笑容, 飛過淡水山山水, 嘛轉去我少年時。

鳳凰花開é 熱天, 是學生仔仔自學校畢業, 恰同學離別日子, 嘛正好是學生仔仔歇熱é 暑假。其實, 熱天é 日頭恰大自然生不息, 學生仔仔展現青春活力, 早叨掩過個別é 傷感。

台灣é 熱天, 自日到日, 赤赤é 人, 會凍子人閣, 是下埔é 西北雨, 叨, 風風前後風颯。

特別是風風é 欲暗仔, 轉溫和é 日頭光, nāng 過, 著相仔色, 快輪金箔é 雲彩, 予熱人é 前氣, 恰情緒, 有欲清明, 叨陣。

是講, 風風é 恬靜, 天色幻化無常; 欣賞風颯天, 天色幻化, 內心一嘛矛盾無常。

## 午後雷雨陣

5656

這是高雄真有的現象, 大人細細竟然連落一個外月的雨, 雨的外口面已經卡青底, 照講這應該是堪逢才有情形。

昨, 晚頭, 一陣大雨親用濶的, 落無半點鐘, 朋友的店的微條街竟然就小噴水; 一開始水親拍拍拍拍拍入去排水溝, 但是拖無十分鐘就攏攏, 而且愈來愈清; 好仔在, 朋友的店是置路角較懸的邊邊, 並無入水。

但是講正細的才落半點鐘的大雨就漲水, 實在亦真頂!

為何, 咱的公共工程永永遠遠符合現實的需求呢?

逐擺選舉的時講講講講講, 但是為何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地方父母官, 擺永遠無達到逐家的期望呢? 這點是毋是遠遠逐家來好好想想!

## 做伙來起造屬

tī 咱 ka-tī é

## WIKIPEDIA

總編百科全書

http://zh-min-nan.wikipedia.org

Holopedia 到 9 月 19 為止, 有 2738 篇文章, 歡迎 ták 家來 tào 寫!

Chhe'-hun koh 無家教, gin-á, nah 有可能囉囉話話!

Koh-chhiáung, 直直看ka-ti 寫é miā-khā', 看kah sian kah, ... 心情無jō 恙, koh kah bé-gian 去koh-chhiá' sū-làng.

「Che ka-pi-á! 你! kám beh koh 請我tī 杯?」

## 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

王康陸博士終身獻身於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他主張以愛及非暴力的原則來抗爭強權。他旅居美國, 一直默默為保障台灣人的基本人權及致力於獨立建國運動。1991年10月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選台, 王博士放棄在美的一切, 聞閣回台。被國民黨逮捕, 並以叛亂罪起訴關在土城看守所七個月。出獄後他全心全力在台北的台獨聯盟總部工作, 擔任秘書長, 積極推廣台灣獨立運動。1993年10月12日王康陸在文化大學演講後, 歸途中受政治謀害, 發生離奇車禍而喪生, 享年僅歲。

王康陸博士去逝後, 他的家人及親友為了完成他的理念, 決定設立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 繼續推動獨立建國運動。基金會於1994年4月成立以來參與及協辦各項提高台灣人權, 擡昇台灣國際地位及宣揚台灣獨立理念之活動, 並鼓勵第二代台美人積極參與。

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也與全美台灣人權益協會合辦設立王康陸人權獎, 每年頒發給提高台灣人權益有奉獻的工作者。

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地址: 154 Chadwick Pl., Glen Rock, N.J. 07452-3115

台語文專刊 蕃薯園 (208)

請踴躍投稿 e-mail: chunlok@lonaj.com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inting this page.

Error: **undefined**                      Offending Command: **ore**

Suggestions:

Restart your printer and send document again. Try proof  
print or moving some of the non-printing elements off  
the page.